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遵生八牋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查一浩

遵生八牋卷十九

明 高濂 撰

塵外遐舉牋

高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指道世無悶而獨善其身者也士君子不得志於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保其餘年而林皋自

類沽名囂囂焉心將安所用哉故余生平景仰峻德高風神交心與而夢寐不置者上録人外高隱凡百人焉意取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去危以圖其安或曲避以守其道或庇物以全其清或遺俗避喧或審時斂跡大或輕天下而細萬物小或安苦節而甘賤貧肩箕山之風鼓洪厓之志侃侃高論風教後人者咸録以尚友千古俾後之隱草莽者當知甘心畎畝而

俗杖履山水歌咏琴書放浪形骸狎玩魚鳥出雖局於一時而處則蹈彼千仞如是則心無所營而神清氣朗物無容擾而志逸身閑養壽怡生道豈外是余録是編而牋曰塵外遐舉

披衣

余録雖始自披衣如高士傳名次其中增損更多悉從諸史并雜集彚選愙入然非道德貞純言行卓絶玉輝氷潔嶽峙川渟者悉迸不録觀者當自得之

披衣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問道乎披衣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

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披衣大悅行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

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

向聞貪言㐲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

賔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歸
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
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
岳頴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頴水濵時其友巢父牽犢欲
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

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

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乎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不知其處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

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馮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遂卜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風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耼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

還曰予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禄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行歌乎林類曰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時荷蕢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

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黄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於魯

顔回

顔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娱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𢈔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

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

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於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

生曰曩童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言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引吾並席而坐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冦

列禦冦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冦乃絶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冦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冦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冦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冠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

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

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懐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莫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禄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

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

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其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

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四皓

四皓者皆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郁郁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又後五日早會良

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見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

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披鏕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劉驎之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

造其父驎之被短褐與沖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沖請驎之為長史固辭

江上漁父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奔吳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值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一笑刺舟而去

安丘望之

望之少恬静不求仕進號安丘丈人成帝欲見不得以其道德深重常師事焉望之不以見重為高日愈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

胡宿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丈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己俟命毋為造物所嗤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淡薄絶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與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杜林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邀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管寧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

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
際居遼東二十年匿畏藏光喜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
膝處皆穿

趙抃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慍自號知非子宋
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御史
初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琴鶴止有

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隱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

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元德秀

德秀號魯山房琯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

盡天下高其行緗帙滿架柴車而行卒帷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未嘗見女色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餽鹿者諸生共臛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裴坦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

殃我家矣

顔含

顔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裴萬頃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名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

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范式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二人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某時死矣子能為我一及於葬乎式即馳赴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前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郭延卿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

夫甚愜顧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蔌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嘆息累日

不止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

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其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所所所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

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居於縠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

娣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李强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

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

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

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

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所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及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家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乃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四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

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二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

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知之欲奏殺亭長康曰老子與之非奪也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去以壽考終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建業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

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若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若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禄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黄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絶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

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瑶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

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請謁太守曰昔
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
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
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
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
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奥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
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
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

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遁形逺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輿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役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採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

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尉黄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嘆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

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於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

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

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犍為太守肱得詔乃

吿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遁命乘舩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於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歷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

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嘆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龎公

龎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

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迕視口未嘗言

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已志忘懐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葢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録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龎通之持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為始安郡經過

潛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宗炳

宇少文南陽人也武帝辟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凡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懐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懐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

唯少文傳爲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遐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此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

尚遨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酌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時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

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又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之需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

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外有亦隨覺永元初更
築三層樓引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
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
吹笙而已物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
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
方圓産物醫術本草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
代年歴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

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
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聞卒年八十五
謚貞白先生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
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分派別轉變無窮論
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刺史王綸
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

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嬰山林者以伊吕為管庫束名實則芻狗柱下之言翫清虚則糠粃席上之説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闇中物有白鷴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登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

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惟有一石竹

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
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
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悲
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
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
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

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劣論文多不載喬前後辟舉皆不就初喬邑人臘夕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外黃令頵嘆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寳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

聞清談對之㗺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

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為知機卒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瞿莊

瞿莊字祖休潯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

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吾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命徵並不就卒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

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謚曰玄虛先生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有奴婢數人種

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績之任以醉失職鄉人靳之（靳居折反）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撫髀（部祁反）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鬛白毦龍髂鳳臆（髂古伯反）驟馳如舞

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垂頭昂尾駝頸騶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憯山栖龍不苴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霜露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

五臟一覺一寐（覺古孝反）吐納往來流為榮衛彰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瘤音留贅之芮反）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證也寒暑不時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砭卑廉反）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

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决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

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逺如此則人事畢矣卒年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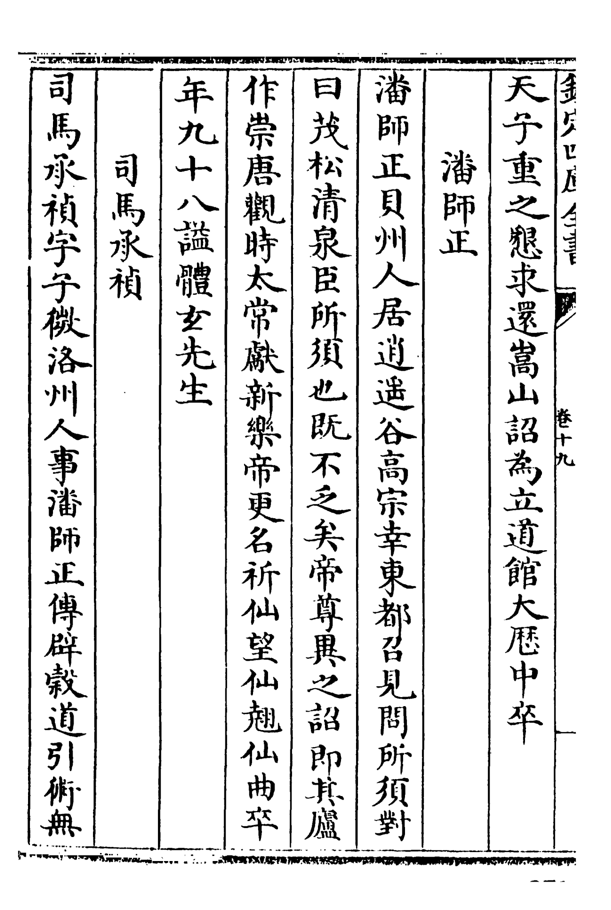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高宗初母及妻皆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冢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

止譴樸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呼光反）煙霞痼疾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誼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嵩山玄宗遣使召見與語甚悦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



天子重之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大歴中卒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人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

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
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_{在會稽}不出㬊宗召至問其術對
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
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
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以三
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杜生五郎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五里惟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已三十年矣黎陽尉曾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其為生曰日惟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供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平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

閑曠言詞清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為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居勺反

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何有往來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苕音條霅直甲反水名在吳興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

吹笛舐筆輒成（舐甚爾反）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漸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肅宗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

而歸故時謂接輿也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𦔳刺無休時(𦔳手毛反除田草)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黴音眉黴黧垢腐貌)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

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灶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涪音浮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龜蒙卒

徐則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精於議論聲擅都邑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常服巾褐又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食惟松水而已太傅徐陵為

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徐君之言信而有徵其後屍解柳䛇讃之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蔚矣而有先生留符告君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